

李森林的事业就是升迁
他是仕途的创业者

向上 向下

王宗坤◎著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向上向下

王宗坤 著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十七



送走了张同奋市长一行，李森林就想和杨书记解释一下，但李森林还没有开口，杨书记就说：“森林，你工作干得大胆超前，在企业改革上做到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前面，为咱安平县争了荣誉，我先给你记上一大功。”

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表扬李森林，但他总觉得有些不大得劲，做到了县委书记前面，是不是说自己越俎代庖有了野心，李森林还是想解释几句，就说：“杨书记，本来我有些想法还没有来得及向您汇报，正赶上那天政府办公室的肖秘书来调研，我就和他把这些想法说了，谁知他后来写成文章发表了，我是在他给我打了电话才知道这事的。”

杨书记说：“这怎么成了你个人的想法呢？文章中写的不是县委班子研究的方案吗？”

李森林听了杨书记的话，这才知道自己的幼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做再多的解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杨书记已经正式借他这个船出海了，他已经由被动变成了主动，现在杨书记成了这出戏的主角。李森林反而退居到了从属地位，他虽然有些不甘心，但这正是

他当初所要的效果。

杨书记见李森林一时语塞，就说：“目前的问题，是要全力以赴地准备好这个现场会，这里有三个全力以赴：一个就是全力以赴准备好经验介绍的材料；再一个就是全力以赴准备好现场；还有就是全力以赴搞好接待。前两个全力以赴就由你来负责，接待问题由吴正有书记负责，这个等一会儿我找他谈。另外还有就是现场会上的经验介绍，我建议由你来介绍，毕竟这一块是由你来分管的。”



李森林见杨书记这样说，知道他是在试探自己，就表态说：“材料可以由我来准备，但一定要由您来发言，您是一把手，是我们的核心，归根结底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您的领导下开展的，您要不做这个发言我们的改革经验的分量也会轻很多。”

这几句话说得杨书记心里很高兴，但嘴上却说：“这个发言最好还是由你来做，我年纪大了就这样了，可是你们还得进步，得把机会让给你们。”

李森林说：“您当好我们的班长就是给我们机会，要没有您给我们掌舵，我们也没有胆量下海扑腾。所以该出面的还是要您出面，这样，我们心里踏实。”

一席话说得杨书记心里甜滋滋的。

对整个现场会的准备工作，李森林最头痛的就是现场的安排，水泥厂和燕子石制品厂还都好办一些，



把厂区打扫干净，门口的牌子换一下，水泥厂让机器都转起来，燕子石制品厂摆上几排档次高的产品，再印上花花绿绿的图文介绍就成了。酒精厂就不行了，连厂房还被养猪户占着呢，总不能让领导们来看酒精厂，却看那些脏兮兮的猪吧！

目前最主要的是让那个养殖户先搬出来。李森林派经贸局的同志去做养殖户的工作，派去的同志很快就回来了，说是一让他搬出去他答应得倒是很痛快，不过要三十万的违约赔偿金。李森林一听这个事情大了，一定有人把目前县里的困境和急于腾厂房的迫切情况跟养殖户说了，不然他不会狮子大张口要这么多钱的。这个养殖户是吴正有的小舅子，李森林要没有猜错的话，小舅子正是向他姐夫领的高见。既然这样了，李森林觉得光凭这边做工作解决问题的可能几乎没有，惟一的希望就是让吴正有出面，尽管这样可能会有其他条件，可毕竟是目前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

李森林知道在这个事情上自己要找吴正有根本白搭，只有杨书记和吴正有谈才能起作用，李森林很快把这个情况和杨书记说了，杨书记听后就说：“你不要管了，我找吴书记。”

本来，李森林以为由杨书记出面来请吴正有出山事情会好办得多，没想到第二天吴正有就哭丧着脸来

找李森林了，看到李森林就说：“兄弟，哥对不住你，你交代的任务没有给你办好，我那小舅子太不听话了，我熊了他两句他就要挽胳膊撸袖子地上来和我拼命，他杀猪的出身虎儿吧唧的，我这个当姐夫的又不是他爹，他根本不尿我这一壶。”

李森林一听心里凉了半截，说：“吴书记，你尽力了，他不搬就是他的事了。”

吴正有说：“力虽然尽了，但没有办成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你。”

李森林说：“没有什么对不住的，咱们都是为了公家的事。”

吴正有见李森林这样说，就又说：“要不让公安局出面，强行让他搬走，顺便也给我那小舅子个教训。”

李森林觉得吴正有是故意这样说，就说：“人家合同又没有到期，强行让人家走，咱们不成了土匪了？这样有损县委县政府形象的事坚决不能做。”

吴正有一听，连夸李森林政策水平高，比自己这种坷垃官强一百倍，说着就告辞要走。李森林望着他的背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滑头了。

李森林虽然觉得自己被吴正有涮了一把，但吴正有让公安局出面的话也无形之中提醒了他，他好像记得吴正有这个舅子承包一年多了，一分钱的承包费



也没有交过。他让人查了一下，果然没有交钱的记录，这下李森林心中就有数了。

当天晚上，李森林约上公安局长和法院院长，又叫上了盖金龙一块吃了个饭。饭桌上李森林就把事情说了，又说了一下市委书记市长对这次现场会的重视，在座的都是明白人，都知道现场会是由于李森林管的这一块很好才在安平召开，所以外界早就传出李森林即将提拔的舆论，对李森林安排的事自然也重视了不少，席间所有部门都表示要通力协作。

过了两天，吴正有的小舅子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法院要即日开审他的违约案，要他到庭，不然就缺席审判。吴正有的小舅子一开始并没有在乎，照样一天三时喂他的猪，对法院的传票连理都不理。到了第三天，法院送达的就不是传票了，而是判决通知书，上面写着由于吴正有的小舅子没有按时交纳承包费用，没有履行合同，县政府有权终止合同，将在五天内收回造纸厂，并对违约方处以罚金，逾期不执行由法庭强制执行。

吴正有的小舅子这才有些傻眼，但是仗着他姐夫是县委副书记继续对这件事置之不理。五天的时间到了，法庭和派出所的干警一起来到了造纸厂，吴正有的小舅子一看动真格了，这才慌了神，但还是硬撑着拿了把杀猪刀横在门口，干警们一看他真要拼命也不



敢贸然闯进去，双方就在门口僵持起来。

李森林这时反而不慌了，他知道吴正有肯定会出面的。果然吴正有接到媳妇的电话匆匆赶来了，看到这样也不怕了，首先训斥了自己的小舅子，然后就过来找公安局长法院院长，请他们带着人先撤回去，并承诺小舅子的工作由他来做。再怎么着吴正有也是县委副书记，这点面子两个人不能不给，就带着人先回去了。

这边吴正有可忙活开了，一边找李森林要求李森林先撤诉，一边让他小舅子抓紧搬家。本来李森林也不想把这个养殖户逼急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吴正有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留下什么后患。所以吴正有这么一说，李森林就顺水推舟地撤了诉。

总算让吴正有的小舅子搬出去了，十来天就这样折腾没了，李森林就抓紧时间一面让盖金龙安排人对办公室和车间进行改造装修；一面和盖金龙商量怎样更合理地把车间利用起来。

盖金龙的态度很简单也很明确，别说不到二十天，就是两个月他的设备也进不来，去考察设备的头一天才由他的二弟盖银龙带队去了江苏，还要去四川、安徽好几个设备供应厂比较一下看看，这一圈看下来怎么也要半个月，然后就是确定供应厂家、价格谈判、技术培训一系列的问题。照盖金龙的说法李森



林粗略算了一下，没有个半年五个月设备就别想进来。

这下，李森林有些傻眼了，进设备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生产，总不能催着盖金龙进一些破铜烂铁光为了应景吧，所以人家慎重是应该的，但现场会却已经不能等了，安平县的企业改革说得这么热闹，总不能让领导们跑这么远来看个空荡荡的大车间吧！

盖金龙见李森林真犯了愁，就说：“实际上，酿造酒精的设备和酿酒设备从外形看是差不多的，差就差在里面出饲料的技术我们还没有掌握。”

李森林一听眼前一亮，觉得盖金龙这是在有意提醒他，就问：“你是说用你的酿酒设备可以暂时代替一下生产酒精的设备？”

盖金龙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大主意还是由你拿，在这件事上我可以帮忙。”

李森林见盖金龙在这个事上说得有些含糊糊的，知道这样做不是一般的开玩笑，于是又问：“能保证万无一失吗？”

盖金龙笑了，说：“这样的事谁能保证万无一失，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李森林也觉出自己刚才的话问得有些幼稚，就说：“我是说是不是能糊弄过这一关去。”

盖金龙说：“还是那句话，谁也不敢保证，在走



投无路的情况下还是需要走个险招的，不然就不会有诸葛亮唱空城计的经典之作。”

李森林又想了一下，觉得现在真正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时间紧场面又这么大，没有个像样的东西就失去了在安平县开现场会的意义，这个会要弄不好，前期所有的工作都会暗淡无光，再者说在现场会上弄虚作假也是公开的秘密。

李森林又综合考虑了一下，觉得像自己这样一个副书记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风险独自承担下来，再说万一这事情败露，这个责任他也根本承担不了，这本身是个集体行为，不能转化成他个人的行为。而且现在现场会是取消不了了，整个安平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相信杨书记在这一点上认识比他更加明确，自己毕竟是个副职，副职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一些险事上可以有所缓冲，李森林终于体会到干副职也是有好处的。

杨书记静静地听完李森林的汇报也皱起了眉头，说：“就不能让盖金龙先少进一点设备，头上有毛不算秃，让领导们看着有这么回事就行？”

李森林说：“盖金龙进所有的设备都是选择一个厂家，不然的话就会不配套，厂家负责调配安装技术指导，不可能隔三又五地进设备；再说，就是现在让他确定厂家，购进部分设备也来不及了。”



杨书记看着李森林说：“就不能想想其他办法了？”

李森林犹豫了一下，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不敢用。”

杨书记一听来了精神，说：“都火烧眉毛了，还有什么办法不敢用？”

李森林就把办法说了。杨书记听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问李森林：“你说这个办法行吗？”

李森林见这样问，知道杨书记也不想担这个责任，心中对杨书记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就有了些反感：你是县委书记，这个责任只有你才能担得起，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又把皮球踢了过来。李森林准备不接这个皮球，就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只好向市委市政府请示取消现场会了，咱们总不能让领导们看光秃秃的厂房吧？”

杨书记知道李森林说的申请取消现场会几乎就没有可能，别说市里定下的事不能变，就是能变，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丢不起这个人，这么大的一个县连个现场会也组织不好，说明他太无能了。李森林之所以这样说是想逼他表态，但在这个事上他还就是不能有个明确的态度，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是不是下好了套



让我往里钻？我拍板定了这事，你随后再写人民来信告诉我，那我不是一点退路没有了吗？但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现场会还不能不办，办还不能办砸，自己毕竟是县委书记，如果真办不好，最终板子还是要打在自己的身上。杨书记考虑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安排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你说过两个全力以赴，只要在不违反有关政策的情况下你就放手去干吧！目的就是把这个现场会开好，别出什么纰漏，至于采取什么手段还是你自己拿主意，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李森林一听这话等于没说，但他还是抓住杨书记最后一句话说：“有你的支持我就踏实了，现在我就安排盖金龙去准备。”李森林知道，让杨书记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了，他已经没有心思和杨书记周旋下去了，反正这事已经和你汇报了，万一有人问起，你就不能说知道了。对李森林来说这就足够了。

青山市企业改革现场会如期举行，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各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分管经济的副书记副县长，市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市直企业的厂长经理，共二百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平县的企业改制现场，强烈感受到安平县企业改制的火热场面。

水泥厂机器轰鸣；燕子石制品厂产品排列井然有序；酿酒设备厂如火如荼；都是一派繁荣火热的景象。最后看的是新建酒精厂，酒精厂应该是这次参观的重头，因为它是安平县企业改制最有效的成果，把闲置了三年的资产重新利用起来，所以放在最后作为压轴戏。

新建酒精厂非常的气派，院子刚用红砖铺过，厂房也粉刷一新，车间里的机器设备瓦亮瓦亮的，一看就非常高档，市委书记带着参加会议的人看了一圈儿，临出车间的时候问走在他旁边的盖金龙：“厂子正式投产以后，你能每年给县上交多少钱？”

盖金龙说：“包括税金大概有将近二百万吧！”

市委书记又问走在另一边的杨书记：“当初这个造纸厂投资多少？”

杨书记说：“有三百来万。”

市委书记说：“好！看来用不了两年就把原来的窟窿补上了。”看得出来，市委书记非常高兴。

十八

虽然在现场会之后李森林尽量低调，但还是引起很大反响。先是市里的报社、电视台要来采访安平



改革经验，然后就是些兄弟县市区组织人来参观。李森林知道这都是些出头露脸的事，所以对这些事他一律往杨书记和王县长那里推。

不久报纸上就登出了安平县企业改革的稿子，稿子的题目叫《“租卖结合”开辟新天地》，副题是“安平县通过租卖的方式使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稿子在头版头条，还配发了图片，图片上杨书记正在酒精厂和盖金龙亲切交谈，背景就是酒精厂的大车间，车间里的机器当然就是盖金龙拉过去冒充新建酒精厂设备的那批机器。电视台也很快发了通讯，电视画面上杨书记和王县长轮番地围着企业转，惟独没有李森林的镜头。这是李森林回避的结果，李森林知道自己出镜头还不到时候，只有现在镜头里的人物都不在安平出镜头了，才能轮得到自己出镜头，对此李森林是有信心的。



很快就有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是杨书记即将升任分管企业的副市长，由王县长接任县委书记，李森林接任县长。李森林当然很快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传言中的结果正是李森林想要的，但他知道对这事自己不能发挥，只能是低调低调再低调。所以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扎在企业里，自己的办公室都很少待。他之所以这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场会上的弄虚作假让他感到很不踏实，他要抓紧把这几个事

完善好。

水泥厂没有什么问题，和下里水泥厂的协议也签了，并且为了搬迁下面的小学，人家还多给了二十万，这让吴厂长和周围的群众都打心眼儿里感激李森林。尤其是吴厂长，说李森林多要这二十万简直是神来之笔。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酒精厂的设备和燕子石制品厂的改制。酒精厂的设备李森林不断催促盖金龙抓紧时间办，盖金龙也加快了进度，已经确定了进货厂家，正在进行价格谈判，估计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一步的问题就是燕子石制品厂的改制了。

燕子石厂本来是个烧制砖瓦的窑厂，后来周围的土地都被挖干净了，正好附近有一个小山头，请人勘探了一下，里面有一种类似燕子石的石材，就利用原来窑厂的场地建起了燕子石制品厂，厂长还是原来窑厂的厂长，副厂长就是杨书记的儿子杨磊，工匠都是从外地请的。李森林来了以后，发现这些工匠都是些传统意义上的工匠，缺乏创新意识，搞出来的图案不是双龙戏珠就是百鸟朝凤，再加上外包装不行，所以产品显得没有什么档次。李森林通过关系给他们联系了青山学院美术系的几个老师，想让这几个老师来做兼职指导，但人家来了不几天就给气走了，不但这些工匠不服气，就是厂长也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根本就



不把人家当回事。

透过这个现象，李森林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种意识的落后更是一种体制的悲哀。企业还属于集体企业，厂长和工人对整个企业没有一种切肤之痛。所以李森林下决心对它进行改制。很快他就把这个想法和杨书记说了，杨书记听完了，说：“是应该改一下了，原来的厂长光知道烧窑，何况也这么大年纪了。你拿个方案我们研究一下。”

李森林见杨书记这么支持，非常高兴，说：“我想，要改就要大改，和青山学院美术系联系一下，让他们投技术股，把企业彻底变成个股份公司。”

杨书记说：“变成股份公司可以，不过我们要控股，不能把刀把子落在人家的手里。”

李森林说：“假如人家要往里面投入资金呢？”

杨书记说：“我们可以不让他们往里面投钱，真正需要投钱时，县里可以想办法解决，反正咱们要占主动权。”

这下李森林有些为难了，搞股份制改造县里再投钱，这个股份制就改得有些不伦不类了。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杨书记为什么这样做了，他是为了他的儿子杨磊。

杨磊原来在县自行车链条厂，这家企业专给南方一家比较著名的自行车厂提供链条，随着自行车的滞



销企业也就倒闭了。杨磊失业了，被杨书记安排进了燕子石制品厂，第二年就成了副厂长。很显然杨书记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来主政燕子石厂。

但这个杨磊实在不是搞企业的材料，一身的官宦子弟习气，每天除了喝酒就是打扑克，整天搞得办公室乌烟瘴气的。老厂长不敢说他，李森林碰到了几次训他，他一口一个叔地叫着，让李森林不好意思再继续说下去，不知道当初张小艳怎么会相中他。

尽管杨书记给定了这个调子，但企业还是要改下去。青山学院这边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大学都向市场经济转轨，多条经济来源的路子他们当然求之不得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控股的问题，青山学院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要控股，并且要把企业变成美术系的实习基地，在这个大背景下什么都好谈。而安平县的要求恰恰是不让他们控股。

要在过去，李森林的性格可以想办法不理杨书记给界定的这个框子，但是现在不理不行，年底就要调整一批干部，假如真像传言中说的那样，县委书记的推荐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现在不敢得罪杨书记，何况还有张小艳呢！

张小艳现在已不在县中教书，被提拔到县教育局任政工科长。虽然李森林不分管教育，但张小艳也经常找机会向李森林汇报工作。一开始李森林感觉还有

